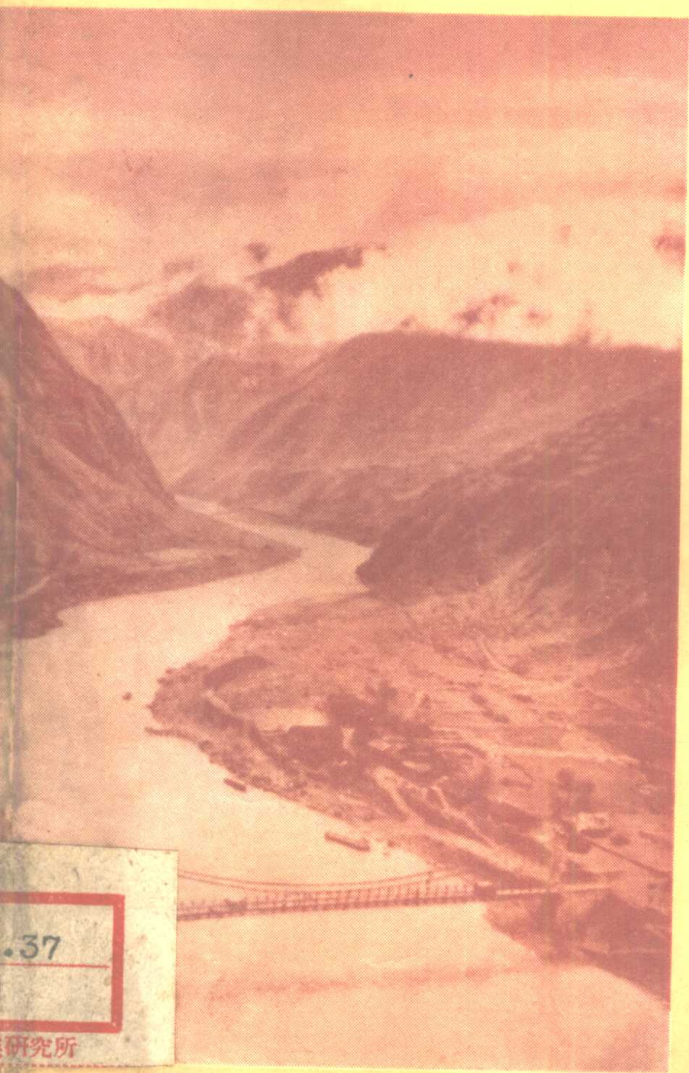


通向幸福的金桥

浪声 鹏迅 著



.37

研究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通向幸福的“金桥”

浪声鹏迅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包括通訊十五篇，報導了戰鬥在康藏高原上的人民解放軍築路部隊和運輸部隊的一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蹟。他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以集體的智慧和無比勇敢頑強的精神，克服了築路和運輸過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難，勝利地完成了這條公路，把“金橋”（康藏公路）搭向拉薩，使西藏邊疆地區和祖國的心臟更緊密的聯系起來，同時也給藏族人民帶來無限的光明和幸福。

通 向 幸 福 的 “ 金 橋 ”

浪 聲 鵬 迅 著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逐玖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87

開本 787×1032 耗 1/32 印張 2 7/16 字數 44,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 定價(€) 0.23 元

目 次

英雄的公路英雄的人	1
戰勝天險米拉山	8
玉昌段通車的前夕	13
夜戰塌方	16
打通安鳩拉山的尖兵	19
優秀的青年團員秦文學	25
連獲三次愛國獎狀的青年團員宋文義	29
新戰士張樹琴	34
我們敬愛的指導員——任信同志	37
戰鬥在“世界屋脊”上的運輸部隊	42
雀兒山之夜	53
副駕駛員閻福安	57
折多河上	61
英雄爲人民，人民愛英雄	64
豐收	68
後 記	72

英雄的公路英雄的人

康藏公路的通車，是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又一重大勝利！是康藏地區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在歡欣鼓舞慶祝這偉大勝利的日子裏，我們不能不回想起修築這條公路的英雄們。他們用高度的勞動熱情和智慧，削平了千年不化的雪山，填平了洶湧澎湃的急流，把遙遠的邊疆與偉大的首都——北京緊緊地聯在一起，給藏族同胞帶來了幸福。

全國聞名的二郎山是康藏公路的第一道關。從山腳下的濫池子到山頂就有兩千多公尺高，有的地方是抬頭看不見太陽的陡峭的懸崖，有的地方則是深沒膝蓋的稀泥，而公路就要劈開這懸崖絕壁，跨過稀泥塌方一直向拉薩前進。二郎山的氣候多變，山腳下雨山上落雪是常有的事，繚繞在山腰的雲霧像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山的頂峯就像是這大海中的孤島。

修築這條公路的戰士們，就要以無比的勇敢和機智，去克服這一切艱險和困難，在雲霧中雨雪裏勞動。

當人們走近二郎山時，遠遠就可以聽到抬石頭的吆喝聲，叮叮噹噹的鐵鍬洋鎬聲，爆破石頭的巨大的轟隆聲……所有這些聲音在山谷裏劇烈的迴響着，混合成一支雄壯的勞動交響樂，整個二郎山被這支偉大的交響樂震動着。戰士們的勞動熱情就像煮沸了的開水直往上升。

在這裏我會見了青年英雄楊茂武，那時他才十八歲，矮矮胖胖的，一說起話來總是先笑，但幹工作可不肯讓人，有一次他們執行一個架橋備料任務，爬到幾百公尺高的山上去砍伐木料。初上來，同志們都沒有施工經驗，那時天氣又壞，一天到晚下着雨，大家的衣服都淋的透濕，戰士們就在大雨裏進行工作，工作效率是很低的。一天，有一棵直徑一公尺粗的大樹伐下來了，滾在山中間被一塊突出的石頭攔住了去路，樹被懸在空中下不去了。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澗，上面是沒有一點扶手的絕壁。因此，大家都主張另行砍伐，這棵樹不要了。楊茂武同志想：“這棵樹是全排人一天的勞動成果，更嚴重的是下面還等着這棵木料施工，如果不把它弄回去就要影響架橋任務的按期完成！”於是他就請求領導上批准，去撬下這棵樹來。當他用撬棍去打掉那塊石頭時，大樹像老虎下山一樣“咚”的一聲直滾下來，楊茂武來不及躲開，被樹甩了好遠，幸虧被另一棵樹擋住，沒有滾下澗去。當同志們把他拉起時，臉已跌破了，上級叫他休息，但他還是帶傷繼續堅持工作。

一九五三年七月，部隊到了怒江東岸，這裏是些連猴子都爬不上去的峭壁，下面的江水又流的十分湍急，每秒鐘流

速七公尺，地形非常凶險。可是公路一定要從這裏通過，戰士們都扒着石縫，抓着草棵前進。在實在沒法走了的時候，就把繩子拴在鋼釘上插在石縫裏，抓着繩子像盪鞦韆一樣的盪過去。

這裏是半風化的花崗岩石，大風一吹就會有成方的石頭滾下來。有一段像豬嘴那樣突出的山頭上，一個排的戰士在那兒修路。工地旁邊懸崖上，有三塊大石頭搖搖欲墜，要是塌下來，下面的人就有被砸到江裏去的危險。青年團員陳潤清看見了，就毫不猶豫地把繩拴在腰裏，爬上懸崖去撬掉這三塊石頭。他剛把第一塊石頭撬掉，另一塊受到震動的石頭就跟着從上面滾下來，可是他腰裏拴着繩，不能跑也不能躲，眼看石頭要砸在他頭上了，只見他閃電般舉起雙手，順勢把掉下來的石頭猛一推，石頭就轟隆轟隆滾到江裏去了。他的手也因此受了重傷，十個指頭都流起血來。同志們急着喊他下來換人，讓衛生員替他包紮。他搖搖頭說：“讓我幹到底吧，我不能再讓別的同志流血了！”他堅持着直到三塊石頭都撬光，才下來休息。

要使公路橫跨怒江前進，就必須渡過怒江架設鐵索橋，爲後繼部隊開闢道路。這一光榮的任務交給了青年團員李文炎。

強渡怒江開始了，李文炎帶着五個同志駕着一隻橡皮船，剛下水去，水流太急，第一次強渡沒有成功。第二次決定用鉛絲拴着船身，用空船試渡。船剛到江心，一個巨浪打來，三根鉛絲全被沖斷，渡江的唯一工具——橡皮船被沖跑

了！李文炎馬上帶領兩個同志，冒着生命危險，沿着懸崖狹谷追趕。跑了七、八里路，見船被一道漩渦阻擋在離江岸二十公尺處。這時他們雖已精疲力盡，但一看見船在那裏，精神又振作起來了。李文炎邊脫衣服，邊對岸上的兩個同志說：“如果我被沖走，你們可別讓船跑掉。”他與激流搏鬥了十來分鐘，才把船拖上岸來。接着又進行第三次強渡，這回終於到達了對岸，架起了鐵索橋，為部隊順利渡過怒江打開了道路。李文炎因此獲得了“渡江英雄”的光榮稱號。

怒江兩岸的山，就像是街道兩旁的摩天大樓，高入雲霄。部隊雖渡過江去了，然而被一座無名山脈阻擋着不能前進。部隊要想前進，就必須揭開這座無名山的秘密，探出一條路來。這個任務就交給共產黨員崔錫明和青年團員張仁義兩位同志。

這兩位同志肩負着使命，費盡千辛萬苦，爬上了山頂，往下一看，江水滔滔沖擊着山腳，人就像跟着江水走一樣，身體不自主的傾斜下去，站立不住，頭暈眼黑，耳朵裏嗡嗡的直響，甚至連一步也不能前進了。

然而，他們的任務不光是爬上山頂，而且還要翻過山去，探出怒江的橋位。

“我們能這樣回去嗎？”他們這樣問着自己。“你不前進公路要前進，遇到一點阻礙就回頭，這還算是什麼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呢？”

這樣一想，好像在身上平添了一股力量，他們挺一挺腰，又奮勇前進了。

往前走，盡是些寸草不生的石頭，像利劍一樣，連腳都沒處放，手也沒處扶，怎麼能過得去呢？後來崔錫明同志發現前面有幾個野羊的腳印，“有辦法！”他指着羊的腳印高興地說：“只要野羊能走過去，我們也一定能過去。”

人的腳有多寬，而羊腳才有多大啊！羊走過的地方，人怎麼能走過去呢？崔錫明走在上面，腳底板半邊着地，半邊懸空，稍不注意，就有掉在怒江裏的危險。“沉住氣，勇敢前進！”他這樣鼓舞着自己，慢慢的走過去，終於衝破了這道難關。

更困難的是從筆陡的山頂，滑下八百公尺到江岸，這是使人不敢想像的，然而英勇無敵的人民戰士，竟創造了這樣的奇蹟，他們把衣服脫光，打着赤腳，把鞋子綁在屁股上，把襯衣扯成布條、扭成繩子，一人在上面拉繩，一人用手拉着往下滑，終於滑到了河邊。他們就這樣地冒着極大危險，征服了重重障礙，從沒有路的懸崖絕壁中探查出路來，勝利地完成了任務。現在當你乘着汽車，安全的到達怒江時，就可以看到雄偉的怒江大橋，橋兩邊寫着一付對聯，左首是“深山狹谷顯好漢”，右首是“怒江兩岸出英雄”，橫聯上寫着“英雄陣地”四個大字。過了怒江橋就是崔錫明探險的無名山，現在英雄們已經給它取了個“征服山”的名字。當你看到這些雄偉的場面時，能不為我們的英雄戰士而驕傲嗎？

愈艱苦愈頑強，是築路部隊戰士們最大特點之一。一九五二年冬季，築路部隊到了拔海四千九百公尺高的甲皮拉山。當時下着大雪，山高空氣稀薄，呼吸非常困難。戰士揹着行李，抬着帳篷爬山，一走一滑，走不了幾步就得休息

一次。血壓高的同志到半山腰就爬不動了，有的還流着鼻血。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拉了一週多痢疾的青年團員田達文，還硬要揹着七十多斤重的行李，跟着同志們往前趕。白天下雨，晚上下雪，背包越揹越重，把他累的昏倒了。副排長拉他時，他說：“不要緊，志願軍在冰天雪地裏和敵人戰鬥多麼頑強，今天正是考驗我們的時候。”同志們聽了，戰鬥情緒更高了，順利的完成了行軍任務。

山高路險，交通阻梗，物資供應比較困難，戰士們的衣服經常是白天破了，晚上收工後就補，第二天施工後又破了，於是再補。部隊在執行揹運任務時，每天爬山涉水，同志們的鞋子全都穿破了，一時供應來不及，青年團員高在龍就想法用野竹麻編製成草鞋來穿。這方法一推廣，其他部隊的鞋子問題也解決了。

部隊進入了草原地帶，燒柴特別困難，氣候又惡劣，成天不是下雨就是落雪，接連吃了幾次生飯，一半多人拉肚子了，都說腿酸沒有勁，這就直接影響了施工。要有勁工作，就得使大家吃飽飯，於是連裏決定派青年團員王明珍帶一個小組上山去打柴，這任務可不輕，他們每天早出晚歸，沒有應手的工具，手上扯了無數條血口。一次下大雪，部隊都收工了，他們還在荊棘遍野的森林裏，踏着膝蓋深的雪在打柴，褲腿變成了冰桶，皮襖的毛都掉光了，衣服也破成了布條子，但他們的工作效率却越來越高，由開初每人每天打柴一百五十斤，提高到三百斤，除供給部隊的需要外，還存了三千多斤燒柴。

建設西藏是長期的，單靠吃大苦出大力還不能完成今後的任務，必須發揚民主，讓大家用腦子積極鑽研，發揚創造性，在提高技術的基礎上提高工作效率，才能完成長期建設西藏的任務。於是黨委在築路部隊裏開展了“工程民主技術創造運動”。同志們都用實際行動積極響應了這一號召。一等功臣青年團員劉黑清在冷曲河畔施工時，工區離水面三十多公尺高，懸空作業非常危險，他想辦法把導火索的燃速減慢，保證了放炮安全，而且每天還可節省導火索三十八公尺和雷管三百八十二個，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三百。青年英雄楊茂武合理地調整了勞動組織，按體力分配工具，使工作效率由每人每天挖土一點四立方提高到四點二立方公尺。一等功臣青年團員李紹清創造了“分層挖土法”，使工作效率由每人每天挖土一點四立方提高到五點四立方，超過標準工作效率的百分之一百七十。由於同志們能積極的參加工程民主技術創造運動，發揮了每個人的勞動智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前了康藏公路的通車時間。

在康藏公路這條大道上，每一塊石頭、每一筐土都灑有戰士們的汗，甚至流過戰士們的血。就在這裏，模範共產黨員張福林、一等功臣、青年團員易萬春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就在這裏，湧現了像模範青年團員李學文、青年英雄楊茂武、渡江英雄李文炎和在懸崖峭壁上冒險搶堵炮眼的特等功臣、青年團員秦文學等無數個英雄。這些英雄們的精神將和這條公路一起與世長存，英雄們的名字將像無數朵鮮花一樣，永遠開在全國人民的心裏。

戰勝天險 米拉山

米拉山像是一條怪蟒，張牙舞爪的盤踞在瀾滄江西岸。山頂上雲霧繚繞，山下面江水咆哮，到處是懸崖陡壁，陰森森的抬頭看不見太陽。它那威嚴的樣子，好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在我們戰士面前它終於還是屈服了。

米拉山是康藏公路重點工程之一，爲了把公路迅速修到拉薩，以支援邊疆的建設和前方部隊，一九五三年的任務更加繁重，它必須按照規定前進四百公里，才能完成“一九五四年通車拉薩”的任務。而米拉山又是一九五三年重點工程，如果米拉山不能按時通車，就要影響整個工程的進展，影響前方部隊的供應，延長通車拉薩的時間。有多少人期待着物資的供應，有多少橋樑和工具期待着運往前方，有多少顆心盼望着米拉山的勝利消息啊！

米拉山地形險要，全部是懸崖石方作業，開始施工時連點站腳的地方都沒有，勘測隊來到這裏，無法上去測繪，只有人頂人的爬上去，估約莫把裝號投拋上去，回去後在藍圖上對這段工程寫了個“未知”。戰士們就要根據這張藍圖去揭開這個“未知”的秘密。上山的時候就利用從山上吊下來的繩子，像猴子一樣的往上爬，下山的時候人不能站住腳，

只有蹲在地上一點一點的往下滑，戰士們給這種走法起了個名，叫做“學跳蘇聯紅軍舞！”

榮獲師黨委獎勵的修建英雄連所擔負的工程，要算米拉山重點中的重點了，這裏不但盡是些層石、堅石和花崗岩石，而且地形古怪，它是一個孤獨的石崖，高一百二十公尺，上大下小而靠彎道，這就給工程上增加了很多麻煩；它不但要掏一個十公尺長的半隧道、而且要砌一個十公尺高二十公尺長的大堡坎。三班青年團員楊連華，手使鋼鉚，腰裏繫着繩子，正在一塊一塊的往下撬石頭，累得汗水直往下流，他猛用力，上面的繩子一鬆，身子搖盪了兩下，險些跌了下去。

“班長！我打了個鞦韆。”他說。

“怎麼樣？碰着沒有？”

“沒有，請放心吧！”說着又幹起來了。

指導員望着他的手，事實上他的手已經流血了，可是他始終不肯下來包紮，他說：“在這樣的地方施工，下去一趟要耽誤很長時間，少做多少工，流點血沒有啥，何況又不重，不過是擦爛一點皮！”指導員再三囑咐：“小心一點，小鬼。”他說：“不要緊的，我腰裏拴着一根拴車繩，手使一根金骨狼牙棒，保證一天撬它十來方。”

老實說，關於楊連華的英雄事蹟我不是今天才知道，還是在師的慶功會上就聽說過的，很久以前我就想找他談談，可是始終沒有機會見到他。

中午，部隊休息了三十分鐘，指導員就爲我們介紹了一下，他那黑黑的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向我敬了一個禮，而

後我們握了手，這一握手却使我吃了一驚，他的手面上被石頭割掉很大一塊肉，已經可以看到骨頭，這時我才知道剛才他說“不過是擦爛一點皮”是什麼樣的一點皮了。

“痛嗎？趕快包紮一下！”

“不要緊，這不是剛才碰的，是打錘震裂的。”他很自然的說着，就從腰裏摸出針綫，去縫那震裂的口子。我的心已經被他這種行動給抓住了，不忍心再看他，而他却笑着說：“這沒有啥，皮已經磨厚了，針插下去又不痛，這樣縫一下免得它越震越大。”

在我們談到他的立功事蹟時，他說的很簡單：“在施工的時候，我就和大家一樣幹活，在評功的時候，大家都選我當功臣，其實我同大家一樣，並沒有什麼特殊！”

“掏大炮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剛來到這裏不久，那時領來的盡是些黑炸藥，大家用着都不習慣，加之這裏石頭變化很大，表面上看是堅石，裏面說不定就變成鬆石或風化石，如果按照堅石那樣打下藥，結果是炸的石頭很少，浪費的炸藥很多。你看這樣大的工程，放一炮還不頂放個屁，浪費那樣多的炸藥，炸不下來石頭能不着急嗎？說實在的，我急的連飯也吃不下去，同志們都開玩笑說：‘楊連華得了相思病啦。’是得了相思病，不是想別的，而是想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不浪費祖國財產。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又怕不行，就去找副指導員，那時他是我們團支部書記，他聽我一說，啊！他可高興啦，他說：‘大家都在爲這件事着急，你想的辦法很好！’當天夜裏

他就同我一路去找工程員，一研究，工程員就說：‘能行！只是在封口時要注意，一定不能讓它跑氣。’第二天一試驗，比以前稍好一點，但工效仍然很低，指導員就發動大家討論，人多智慧廣，大家一討論辦法就來了，接着又試驗了一下，這下可行了，七公斤黑色炸藥，就炸了一百四十二點四立方堅石。這本來是大家想的辦法，評功時他們硬要選我當功臣，你說說這怎麼能算我一個人的功呢？……”

他說的那樣平淡，那樣謙虛，而實際上，戰士們的這種崇高品質正是我軍所以能戰勝一切困難、完成任務的偉大力量的源泉啊！

二班的工區緊靠着三班，在這裏懸空作業並不太稀奇，而是成了平常的家常便飯了。戰士們從一百公尺高的懸崖上用繩子放下來做工，岩石上佈滿了用炭灰寫的標語：“我們的決心大，石頭再硬也不怕。”“不怕工程再險、風再大，擋不住我們完成任務的決心大。”“只要我們加把力，鐵山也要劈兩半。”這些標語，雖然都是寫的歪歪扭扭的，但都是戰士們的決心啊！他們是那樣的樂觀、愉快，你只要一進工地，就可以聽見到處都在拉歌子、說快板、唱四川花鼓，彷彿到了遊戲場一樣，但又充滿了戰鬥的氣氛。

到了二班的工區，兩個戰士正在打炮眼，小褂被汗水浸透，口裏不住的唱着：“你打錘喲，我掌鉸喲，齊心合力打通米拉山喲。”我走到他們面前，掌鉸的那個戰士從小口袋裏摸出一根烟給我，就談起來了。我問他們累不累。他說“不累。”“真不累嗎？”那個打錘的戰士說：“累是累，可是我們爲了祖

國，爲了毛主席，再累我們也不怕。”掌鉗的戰士問我：“同志，後方的建設可能很好了吧。”打錘的戰士搶着說：“那當然了，前天二號首長不是還給咱報告說：全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已經開始了。”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把祖國建設的大概情況說了一遍，我聽着也很感動。從談話中可以了解到他們平時的學習也是很認真的，他們多麼關心祖國的建設啊！

下午兩點鐘，工區刮起了大風，壓得人連頭都不能抬，一會兒，每個人的臉上都撲了厚厚的一層土，誰要有一點不注意，馬上就會有被風刮到山溝裏的危險。這時，只聽見青年團員盧作明喊起了響亮的口號：

“這就是艱苦，這就是光榮，這就是考驗！”

“對，艱苦就是光榮，頑強就是勝利，同志們幹呀！”

“對，我們幹呀。”

大家隨着青年團員盧作明的口號更起勁的幹起來了。

收工後，指導員告訴我：“在執行任務以前，連隊曾組織大家上書給毛主席，表示了向正規化國防軍邁進、鞏固西南國防的決心。這些決心變成了實際行動，每逢遇到困難的時候，戰士們都用決心書來鼓勵自己，因此我們的工效從來沒有低過，永遠都是超過標準工效百分之二百至百分之二百一十六。我們所以能够提前六十天完成第一期施工任務，這都是毛主席給我們的力量啊！”

是的，我親身體驗到毛主席給戰士的信念是多麼偉大，這種信念變成了一支鐵的洪流，這支洪流所向無敵，米拉山就是被這支洪流沖開一條公路，一直通向邊疆，通向拉薩。

玉昌段通車的前夕

康藏公路玉昌段（由玉隆到昌都）將要通車的時候，我接受了一個令人興奮的任務——去慰問我們的築路戰士們。當時我心裏想的很多，我覺得自己能見到我們英雄的築路戰士並且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非常光榮的。

我們從甘孜出發，翻過了雀兒山，渡過了金沙江，到達了拔海四千一百二十公尺高的格拉山。在這裏，我看到了修路部隊某團二連和自然界頑強鬥爭的動人事蹟。

本來格拉山很早就該通車的，因為這座山多半是紅土，粘性很大，而石頭非常缺乏，因此雖然把路基修出來了，而汽車一走在上面就陷下去四十多公分深，車輪子光打轉，不能前進，駕駛員同志稱這段路為“橡皮路”。為了對祖國的建設事業負責，保證不降低工程標準，上級下了一個命令：消滅“橡皮路”。二連的戰士們就是消滅“橡皮路”的突擊隊。

消滅“橡皮路”最需要的是石頭，而格拉山却盡是紅土，因此，二連的戰士們就不得不從離公路五百公尺遠的一座小山上，揀石頭到這裏來墊路基。從公路到那座小山頭，中間要過一條五公尺寬的河，河水湍急深沒膝蓋，更嚴重的是時令已進寒冬，每逢早晚或陰天下雨，河面上就凝結起一層